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16mm 1 2 3 4 5 6 7 8 9 10 16mm 1 2 3 4 5 6 7 8 9 10 16mm 1 2





開山護國仁王禪寺語錄

侍者

一見

錄

上堂集芳園後開大爐鞴建大法幢轉大法輪擊大  
法鼓煅聖鎔凡真佛煉祖然雖如是自從達磨傳皮  
髓靈洞山前別是春

上堂舉瀉山一日問仰山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晏運  
推移事若何仰山近前叉手立瀉云情知你答這話  
不得却問香嚴你又作麼生嚴云某甲偏答得這話  
瀉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晏運推移事若何嚴近前叉  
手立瀉云賴遇寂子不會古德云不得不會泥團土





塊一串穿却元無向背師拈云大衆還知瀉仰入  
相見處麼大悲不拈出這却是眼睛一

雪下上堂舉靈隱聳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摩訶般若  
聳云雪落茫茫僧無語聳云會麼僧云不會聳隨口  
頌曰摩訶般若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若是  
護國又且不然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簑歸  
元正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  
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  
新師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初僧拄杖黑黻黻不屬  
陰陽別是春

師於淳祐七年五月十一日門司太尉張允顯恭奉  
聖旨宣引入內起居奉

旨先於 緝熙殿祈雨道場觀音前祝香次奉

聖旨索祈雨偈次奉

聖旨宣入 選德殿對 御陞座祝香云虛空包不

住大地載不起熱向爐中恭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皇帝陛下恭願

壽同天帝釋福等大梵王金輪統御三千界玉曆延

洪億萬春 九重天眷伏願壽同南高峰北高峰時

時添翠福若東海水西湖水日日增波 提綱以一



統萬居高聽聖顯大機用具大總持如日之照如斗  
之垂如雷之震如風之吹大千沙界舉無一遺且護  
國臣僧共樂昇平一句又作麼生高提祖印歸皇  
化紹續真燈助聖明復舉僧問乾峰曰十方薄  
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乾峰拈拄杖  
劃一劃云在這裏其僧持此語又去問偃禪師十方  
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偃禪師曰  
山僧扇子踴跳上三十三天祝著帝釋鼻孔東海鯉  
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乾峰坐在這裏寸步不移  
偃禪師脚不點地全無定力今日佛法委付在臣僧

之手把住別真金色放行則瓦礫生光且道不把  
住不放行一句又作麼生一雨普霑沙界潤萬姓謳  
歌喜氣回久坐聖躬伏惟珍重

師自十一日申時辭禁中歸寺入後山靈洞默禱十  
四日早承直殿陳叔達傳

旨來問幾時雨通等候回奏師即答曰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回奏畢當時有雨十六日伏承樞密具相  
公惠頌曰黑山心歷歷金殿口巴巴不因漁父引怎  
得見波查師即以偈答曰出洞昂頭角回山露尾巴  
恩承饒舌力累我受波查



上堂舉馮山與仰山摘茶次馮云終日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撼茶樹馮山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軀仰山云某甲祇如是和尚作麼生馮山據坐仰山云和尚祇得其軀不得其用馮山云放子三十棒師頌云針芥相投軀用俱全衲僧門下十萬八千

聖節上堂獅子叢林獅子圍繞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古人恁麼說話見處偏枯靈洞又且不然畢竟如何只向他道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

基宗二長老煎點上堂掀翻大地基方穩起家還是破家兒殺佛殺祖滅吾宗箇是瞎驢施妙用壁蝨食母慈鷄返哺一放一收同歸異路老僧隨處設箇鑽龜打瓦底鋪子三十年後管取有人卜度

蒲散聖節上堂舉大宋皇帝幸開寶寺塔院見僧問曰卿是何人僧曰塔主帝曰寡人之塔卿何作主僧無語後雪竇真代云闔國咸知山僧敬成一頌舉似諸人高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是碑大宋正傳天子今直教諸國豎降旗

普賢生日上堂普賢行願等三千正是清明首夏天要見太不真境界月明常照御樓前浴佛上堂悉達太子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一手拈天一手拈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山僧聞知  
甚是不甘後聞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  
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山僧甚是快意又得波旬  
逼令涅槃頗合公論可憐四聖六凡皆被瞿曇誑惑  
猶有山僧不隨他轉且道山僧有甚長處龍蛇易辨  
衲子難瞞

開爐上堂爛柴頭火一團急着眼莫瞞吁卓拄杖星  
在芳天在盤

護國禪寺語錄終

普說

靈山密付黃葉止啼少室親傳望梅止渴乃至德山  
棒臨濟喝雪峯輟毬道吾舞笏秘魔擎叉禾山打鼓  
青原垂足天龍豎指盡是弄糊塗底閑家具到者裏  
總用不着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不免隨例開箇皂角  
生姜鋪子兄弟上門要買人參附子甘草大黃決定  
是無砒霜巴豆燈心發燭隨宜應副更有一爐熱鐵  
恐有心麓膽大底與他一丸教他通身腐爛求生  
不得求死不得諸方與人解拈去縛抽釘拔楔開上  
唐只爲人添釘着楔用箇筏節盛却送你在大洋海



裏教條自討条活路出得身方堪爲種草這裏不與人過公案教壞人家男婦若是平常相見四海皆兄弟若來入室便把你輩作刺客冤家防備我若不先下手脚便被汝害却我性命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一箇無字單提獨弄參這一箇無字成佛底如雨點信不及者虛度時光參禪別無花巧祇是通身要起箇疑團晝三夜三切莫間斷久久純熟自然內外打成一片便與虛空打成一片便與山河大地打成一片便與四維上下打成一片豈不見道盡大地是李

人自己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空生大寬中如海一漚發東弗干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上至非非想天下至風輪水際不消一箇咳嗽周匝有餘若向箇裏見得無三界可出無涅槃可證情與無情同成正覺地獄天堂皆爲淨土智惠愚癡通爲般若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靜閑閑忙頭頭合轍從來喫飯未曾咬着一粒米從來着衣不曾掛着一縷絲從來說話不曾開口終日行未嘗擡脚而今兄弟不要效近代長老看他百丈黃蘗臨



濟德自是英氣逼人豈不見臨濟和尚在黃蘗會  
下前堂首座陳尊宿勉他請益方丈三問佛法的的  
大意三遭痛棒遂辭黃蘗因緣不在此間望和尚指  
見什麼人蘗遂指去見大愚愚纔見便問甚麼來濟  
云黃蘗來愚云黃蘗有何言語濟遂舉前話不知某  
甲過在甚麼處愚云黃蘗老婆心切爲得汝徹困濟云  
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扭住云這尿床鬼子適來  
明有過無過如今却道無多子畢竟有多少濟便於  
大愚肋下築三拳愚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濟便回  
黃蘗蘗云來來去去有甚一團濟云只爲老婆心切

余云大愚饒舌待他來後與他一頓濟云即今不可放  
過遂打蘗一拳蘗云這風顛漢敢來這裏捋虎鬚蘗因  
吟吟而笑喚侍者引這風顛漢來堂去大衆責蘗因  
何只教他去見大愚何也蓋緣大愚在歸宗會下多  
年一日辭歸宗宗云汝何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  
去宗云我這裏祇有一味禪愚云如何是和尙一味  
禪宗便打愚擬開口宗又打愚於此有省後來黃蘗  
云馬祖會下出八十四真善知識問着箇箇無遮遮  
地獨有歸宗較些子大衆責蘗指臨濟見大愚意旨  
如何不見道要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緣大愚在歸



宗棒下打磬而今兄弟家多作是非會我臨濟兒孫  
以棒喝為佛事以無明三毒當慈悲把你兄弟到室  
中如生冤家相似不問是佛是祖是九是聖湏與你  
挨轉面皮換却你眼睛寧可以熱鐵纏身烱銅灌口  
終不以佛法當人情豈不見古人道任從滄海變終  
不為君通巖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箇中無肯路  
豈可妄許人昔茶陵郁山主常參百尺竿頭如何進  
步話一日騎驢過橋正舉話間驢子失脚郁遂有省  
作頌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  
生照破山河朶朶遂遣徒弟端和尚你可去參楊岐

和尚果是有禪否果是有悟門否端遂往見楊岐  
人事畢會問何處來茶陵來令師阿誰云郁山主楊  
岐云我聞你師有悟道頌是否端便舉前頌岐大笑  
歸方丈端莫曉其意次日又去請問昨日蒙和尚問  
語破其實疑之岐云你曾見作百戲底麼端應云見  
岐云他只要人笑你怕人笑端於此大悟你看他尊  
宿有殺有活手段一笑可以起他疑情一句可以破  
他疑情若無箇般殺活手段執拂柄將何為人見人  
在高高山頭立便與推向萬丈懸崖下去見人在重



丈懸崖中。與他提向高山頂上。方有爲人處。只  
如開善謙和尚同竹原菴主。在大惠和尚會下。只參  
箇無字。四十日打發大惠。請爲藏主。他看話頭時。被  
雨濯在欄竿邊。他亦不知。人向他道。原兄。原兄。雨打  
濕了身上。拖他過來。他亦不管。兄弟家。湏是恁麼做。  
將去。無有不應者。謙和尚隨大惠十四五年。全無入  
處。一日。賞香請益藏主。某甲全無入頭處。至藏主。慈  
悲指示做處。藏主云。書記。書記。你來探水。作麼真心。  
參禪。謙云。某甲實爲生死事大。豈可戲論。主云。書記。  
若要做工夫。可把從前著述文字。如喫了巴豆相似。

盡底瀉出。教肚裏空索索地。且來相伴坐禪。待你業  
識暫歇。却與你說話。遂同坐半月。有餘心地安樂。忽  
一日。大惠令請書記。賞書去。見張丞相。謙甚煩惱。方  
有些子好處。又被差使。主云。你但承受我伴你去。途  
中事。我都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記云。那五件  
事。主云。待同去路中。說路間。書記復問藏主。說五件  
事。替不得。望開示。云。着衣喫飯。荷屎送尿。記云。四件  
那更有一件。是何事。主云。你馳箇死屍路上走。我替  
你不得。謙書記從此打發。主云。你如今自去下書。藏  
主遂因謙書記。見丞相。便相投相。云。書記。你這面相。



見說諸祖當時不同復歸大惠一見便云且喜書記  
大事了畢未審大惠具何眼目便言大事了畢謙言  
託悟處還諦當也未得底人一見便見瞞他不得  
不見道識得自己能驗他人無用和尚未爲僧時請  
益大惠和尚令看起滅處未經兩月於行廊下聽  
子喝云看火燭忽然有省可謂築着兩邊動北邊也  
山僧昔日在先師會中只看一箇無字六年下語不  
得自發志尅責我若不明此話更去睡眠時爛却我  
身纔困時或廊下行道將頭去露柱上磕一日在法  
坐邊忽聞齋鼓聲便理會得這話次日入室欲通

所得處先師一見便言見神見鬼了也先師寒威一  
喝山僧亦喝先師又喝山僧又喝自此機鋒不讓先  
師圓寂後陳提刑諱黃謙作喪主臨時令爲先師悲  
真不容辟避山僧捧起真文老賊一喝虛空迸裂儂  
家當下如桶底脫連伸三拜納盡敗缺這些怨恨怎  
生消滅而今高掛祖堂千古號今不絕這些子豈在  
記持學解如擊石火閃電光擬議不來白雲萬里而  
今箇裏一堂兄弟尽是江湖四海飽參龍象諸方呼  
喚不回頭牢籠不肯住底其間有一箇半箇如燒未  
過底炭頭相似被些子無明煙焰惱人古有賣油糊



父子見三箇秀才赴試遂買點心一人恬靜二人爭  
 文章婆云先輩向甚麼處去二人應云赴科舉去婆云  
 這二人秀才試未過那一人定試過二人遂罵詈訐  
 去及赴試回果應婆語此二人再來扣門安子你當  
 時因何得知我二人試不過那一人過得有甚相法  
 婆云我不會相法只因煎油糞便會驗得人才云了  
 故婆云我煎得透底沉靜無聲煎未透者只管作苦  
 大衆村婆子尚乃會驗人況我衲僧家既識得自己  
 分曉人來一見便見謂之曰聾道存你諸人若真箇  
 要理會此事山僧不免更舉一段因緣昔日有僧問

雲開光明寂照遍河沙語未絕閉却衾云豈不是  
 張拙秀才語僧道是門云話墮也且道那裏是者僧  
 話隨處遇掛牌時却來吐露

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  
 不絕盡是依草附木精靈所以山僧尋常教人參字  
 三三六十六骨節八萬四千毫竅通身是箇疑團公案  
 公案道要諸人透祖師關窮心路絕只如僧問楚州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且道古人意作麼主便  
 好向者裏起箇疑團參箇無字不得向舉起處承當  
 不得向意根下下度不得作有無之無不得作無無



之無但恁麼舉來舉去如咬生鐵楸相似但覺心  
頭熱悶不得放捨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眠不得坐不  
得咬來咬去。驀然齒折鐵碎開口不在舌頭上便是  
相關不透而自透心路不絕而自絕便乃與古佛同  
一方便共一舌頭如獅子奮迅誰敢當其威猛似大  
河狂捩敢犯其鋒錯我為法王於法自在盡大地  
是解脫門盡大地是自己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盡  
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無三界可出無涅槃可證上無  
攀仰下絕已躬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  
聖賢如電拂

參禪一着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參禪一着要明  
大道朝聞夕死可矣參禪一着推門落日切忌向外  
馳求參禪一着要起疑情大疑必有大悟參禪一着  
靈衲子舉起便知落處參禪一着本來面目王天  
錄難載參禪一着直指人心貴要自肯承當參禪  
一着如敵万人快戰喪身失命參禪一着如猫捕鼠  
不許移睛動眼參禪一着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  
動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覺處或虎  
膽遍野橫屍不露鋒芒下領畧得去平欺釋迦下  
彌勒德山臨濟倒退三千歷代祖師寒毛卓豎發一



言出一令如崖崩石裂傍人祇得眨眼我為法王於  
不自在殺活自由乾坤獨步獅王哮吼出窟來百獸  
千邪皆恐怖

小參

百八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八竿頭須有  
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眾須知古人說願便是今人  
行處山僧不是隨人差排其柰理長則就若論正令  
行豈向小節吹毛在握殺活自由這邊那邊向上  
下明頭暗頭佛界魔界一時截斷方丈丈夫氣概  
今莫有共相證明者麼良人云竿頭絲絲小若弄  
泥清波意自殊 懷舉云沙示衆云若論上  
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書與人丁也惟一中  
子猶屬老僧任師拈云大小玄沙似放不下



天寶與人一更休更顧什麼中心樹子何故不可  
幾度買來還自賣為憐松竹引清風

除夜四序循環不暫已倏爾年窮新歲至衲僧  
六更垂地覆天翻無變異與麼與麼三世諸佛不  
與麼與麼六代祖師與麼不與麼天下老和尚不  
與麼却與麼認屬老僧從上佛祖同一受用同轉法輪  
送舊迎新橫說豎說燈籠露柱人人面前大衆  
回避不及雖然如是莫有不甘底麼來年更有新條  
在惱亂春風卒末休復舉北禪賢和尚除夜示衆  
云一頭露地白牛唱村田樂燒楮袖裏真諸人分

房免得倚他門戶傍他牆壁有僧出衆云和尚  
月公人賢云作什麼僧云追和尚納皮角賢擲下頭  
僧拾得便行賢云捉賊僧回首云今夜天寒且  
和尚帽子北禪如虫禦木偶爾代文這僧放屁今  
六不調若是黃龍又且不然也不喜露地白牛也不  
司滑拙火也不唱村田樂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  
意什麼與諸人分歲只向他道各人與一箇熟鐵  
在更問除鐵九之外別有什麼向他道猶嫌少在  
結夏十方同聚會一盲引衆盲箇箇學無為相  
此是哭佛場阿鼻大地獄心空及第歸



八身於斯薦得平欺釋迦下視彌勒處處普光明殿  
頭頭圓覺伽藍時時無虛棄之功着着有超群之  
要行便行要住便住飢來喫飯困來打睡說甚九句  
禁足三月安居憐鵝護雪脩人如冰正眼觀來恰似  
無繩自縛如蚕作繭然雖如是且道獨脫一句又作  
麼生鑊湯爐炭橫身入劍樹刀山閑步行  
結制不尋常只用閻羅斷命方生鐵一團  
平活獲清涼

冬至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  
彰且道即今是什麼時節莫是陰極陽生時節麼

鐘响響時節麼莫是燈燭交光時節麼  
林喫冬菓時節麼若恁麼理論入地獄如箭射不恁  
麼理論亦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不是一番寒徹  
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把生蛇化活龍先將毒藥灌喉嚨常教滿腹如  
刺拋向洪波大浪中敢問諸人喚什麼作毒藥  
時中你肚裏常如針刺麼恁麼恁麼德山  
風不恁麼不恁麼釋迦彌勒眼瞎耳聾  
麼掀翻大地粉碎虛空不恁麼却恁麼昨夜南山虎  
咬大虫恁麼揔不恁麼指南為北喚西作東不恁麼



中惣恁麼呵呵熨斗煎茶餤不同 復舉歷代  
禪頌狗子佛性話師云老拙亦有一偈舉似諸人不  
取說道理若也信得及舉得熟於生死岸頭得大自  
任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師退黃龍到虎丘衆請突出機先一着迅雷不及掩  
耳德山臨濟茫然鈍根如何埤觜便知蒼龍隱海眠  
方穩老虎隈巖睡未醒藏牙伏爪如癡鈍動着依然  
殺人所以雲從龍風從虎龍虎交參佛魔驚怖直  
得天回地轉海竭山摧群魔膽碎鬼哭神號然雖如  
是於我衲僧分上了無交涉且道衲僧有甚長趣

師子云倚天長劍逼人寒



贊佛祖

無量壽佛

乾屎橛兮麻三斤當陽拈出少知音時人不識自家  
却向丹青盡處尋

佛頭圓相

怕雲門打殺伊韜光晦迹許多時而今再出頭來  
天上人間更有誰

圓通大士

路雙蓮洒楊柳面目端嚴世希有梵音妙音海潮  
祇近而今集口



持二十五輪頂彌陀踏蓮葉

會經轉作者猶迷頂顙一着獨垂提自提踏得  
子便向風波險處施

三十二應

種種形說種種法形法皆非假名菩薩更於諸相

以通當人正眼俱擲

持珠坐石

輪摩尼珠身坐盤陀石普請大地人念彼

達磨莖蘆

却莖蘆到岸也未隨流入泥

達磨大師

身未露罪全彰攪得西乳沸似湯項上鐵枷無  
脫却來東土強攤賊

大祖禪師

三拜起來依位立普天匝地黑漫漫可憐隻臂空輪  
却千古令人作笑端

鏡智禪師

彌天罪犯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稜  
地儘教後代亂針錐

大醫禪師



坐辭鳳闕紫泥詔玷辱宗風箇古錐坐斷雙峯  
享受松留得礙人枝

大滿禪師

手出頭來滿面塵那堪鼓舌與搖唇松枯石爛  
委累及癡獸踏碓人

大鑑禪師

提無樹鏡非臺臭口分明鬼擘開幸是當道無  
你剛然惹得一身災

思大禪師

一生計頭不見二生骨露皮穿三生造成地獄全身

陷黃泉七十俱坐斷口吞佛祖在機先

騎虎豐干

三三業識老豐干鼓舌搖唇恣自瞞縱踏床頭收床  
尾袖僧門下管窺斑

誌公和尚

伏頭絡索閑家具應識三朝經幾秋生向鷹窠來處  
異面皮壁破十三頭因因渠達磨枝條布惱亂春風  
卒未休

白雲法師南行勸解

偉哉大法師逢難轉堅牢不因登絕頂爭見白雲



天台四睡

既是伏爪藏牙不用三頭六臂只圖夢裏惺惺任  
大虫瞋睡

政黃牛

資福從來不識羞桶皮熟炙逞風流倚筇懶赴  
命又却騎牛更覓牛

郁山主

日尺竿頭話最親一交橋斷絕纖塵死中得活珠  
蚌甘作驢前馬後人

朝陽穿破衲

於時急用之物趁暖着些針線忽然臘月到寒  
脚忙手亂

對月了殘經

此兒光影要了末後一段若是無門拳頭不  
取鈍漢

傅大士

出御講經無本可據案上一揮誰知落處知落處  
與礎揔是閑家具

維摩居士

臥耶病虎寔難親觸着渠儂便與身非但文殊遭



吞盡靈山一會人

龐居士

欺馬祖下視諸方生涯蕩却今古無雙不與萬法  
分伯一口吸盡西江

執劍呂洞賓

提行殺活令斬貪嗔癡羣魔乞命夫是之謂  
經陽真人激濁揚清摧邪顯正

佛母周氏

空女生兒真禍胎叢林孰不起疑猜轉身術子能  
以手山頭來滿面埃

偈頌

謝佛眼師號

皇恩頒自九重城雨露纔霑草木榮佛祖門庭增瑞  
氣四海權呼萬歲聲忠心護國成勲業君父開  
臣佛眼睛壽山福海恩難報永日寥寥賀太平

謝宣賜金襴

走鷄足流傳亦非黃梅分付九重天上降來千載  
臣僧一遇中興佛祖宗風群魔悉皆驚怖祝延聖  
壽無疆志願皇圖永固

題壁間水波觀音



曹源正派喜流傳  
涓滴渾無浪拍天  
任是大悲千手  
眼探渠深淺待驢年

賀吳丞相生日

大地春回是誕辰  
松篁難改四時青  
壽星不老福無  
盡常在中天伴月明

趙資政號節齋

着鞭占得地頭寬  
高節心空立處端  
多向渭川煙外  
望這邊風月少人看

吳尚書尊堂死以偈問師用韻以復

身分水月遍三千  
月落何曾離得天  
此是夫人行履

夏年耶相對共談禪

退步

未習移定時前脚讓後脚  
只這一步子誰人踏得着

題黃龍中途眠松

途偃蹇卧霜枝  
彷彿黃龍出洞時  
不是渠儂誇勁  
看他來者放頭低

請行新橋

雲根架就笑談中  
九聖如今一路通  
箇箇脚跟親踏  
着人人足下起清風  
不似天台滑石半  
巖半嶺勝  
川略行度馬度驢  
雖然欲行千里要知一步爲



從不用頻題柱來往都乘駟馬車

吳履齋以脚踏日影索偈

陀陀光燦燦明眼人踏不着踏得看更買草鞋去  
行脚

師在南高峯石室中出定作

詎與乾坤閑居日月忙虛空即妙體獨露法中王  
師六年舉無字一日聞齋鼓有省

言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  
象森羅齊首  
蹴躡跳舞三臺

羅漢

江都廬十八頭千妖百怪逞風流人間天上  
洪總被無門一握收

圓覺會

一二獸郎欲決疑瞿曇嚼飯餒嬰兒若教知有神僧  
事終不人前鼓口皮

石牛

須彌為骨露纖軀頭角崢嶸塞太虛大地耕翻無寸  
土童鞭亦不能拘

懶牛

六經南陌與西阡犁杷年來怕上有弄却閒



綠楊堤畔飽風煙

無際

但翁田地沒憑據爭許時人取次量但見寥寥

鐵壁

巍然一座黑金城縫罅全無及戶局堪笑英雄難達  
六聖凡到此絕途程

針筒

四蓋乾坤氣量周銅睛鐵眼一齊收幾多利腦尖  
到此如何敢出頭

裁縫

剪斷萬絲頭工夫已成片針劄不入處爲渠通一線  
淨髮

銚未露鬼神號能刻羣牛頂顙毛四海聳頭俱拱  
宜容存着一纖毫

頭袖

四海英靈俱套下銅頭鐵額揔堪來莫恠無門施毒  
手揭翻腦蓋頂門開

帳子

總得防一線通全彰大用顯家風直饒鼻孔透



漢未免從頭被罩籠

薦蓆

臥草窠中打成一片坐卧寂然直機頓現

枕頭

論回根本莫着相好鍊脊染漢因他放倒

捨鞋

踏踏脚跟長與短箇中寬窄已先知自從踏著這

二左右逢原顯大機

牙藥

點着此兒妙不可述統開臭口驗得真出

醫眼

開黑暗門通向上竅內外障除神光獨耀

施湯

不是甘草大黃亦非苦參半夏莫教一滴沾衣直

通身汗下

接待

洋銅汁羹熟鐵丸飯滴粒終沾通身腐爛

餽飽

書此及急义手鑊湯裏面翻筋斗渾身應

那有神和不開口



真贊

孟少保戎裝相

英雄蓋世上將軍洞寇聞風喪膽  
魚寸刃不施機  
測者渠談笑定乾坤

又道裝相

靈山付囑人示現威稜  
身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  
等閑伸出掌天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無庵與師同請

士身比丘相蹉蹉跎跎  
牢牢壤壤暮暮然觀面相逢  
是無門可向一拳一喝  
雙收雙放無毫居士眼無



觔識得這般村和尚

復齋樞相釣容

湘水之清崑王之潔和氣如春忠心如鍊借風月之  
精稟松篁之節真廊廟措摸行佛祖途轍裴李薇黃  
提不如柱石明堂渠迥別

月泉趙寺丞壽像

身為皇族名著南宮孔孟屋裏做模打樣釋老室  
內談玄說空似箇般伎倆半錢不直又說甚道理三教  
俱通從前學解掀翻盡却於無處立宗風天龍更爲  
說舌對斗與茶銚不同

孟少保繪師握拳缺指相讀

以手段十分麤拳下搜尋一箇無咄這村僧難透  
泊釋迦彌勒是他奴

牧庵簡庵師三人共軸

謾說降龍伏虎徒誇對御談禪莫恠無門擔板佛  
求與麤拳

法孫天龍長老思賢請

之十神拙手醜用處顛顛舉止磔斗秉惡毒錯  
情佛祖飲氣吞聲魔外望風拱手有時  
漢語胡言總無說妙有時把拍板唱雲門



山合胡笳調有時指圓覺場作牛欄有時喚普光  
爲馬廐如斯孟浪爲人鈍置月林之後

日本覺心長老請

用迷子訣飛紅爐雪一喝當鋒崖崩石裂化生蛇  
點黃金爲生鍊去縛解粘抽釘拔楔更將佛祖不傳  
機此界他方俱漏泄

南劔州伏虎巖請師開山請

箇樣村僧也甚奇怪身如椰子膽似天大蟒蛇窟裏  
安禪猛虎穴中割寨無端於微塵國裏轉大法輪  
擎大法鼓却向刀山劔樹上成等正覺弄者一解因

徒弟普顯請

如枯木倚岩隈不擬 天庭降蟄雷忽遇東風  
今臺花獨顯一枝開

護國嗣源長老請

龍床角畔建古招提一滴渾無嗣曲源正派寸絲不  
夜半伽梨成家喜見破家兒

徒弟普山請

蓬萊耳輪卓朔踞坐當軒權衡在握任你帶  
交馳到他面前一點用不着

護國嗣本長老請



六牙無相徒更形容不來面目逼塞虛空浩蕩十一  
之九萬自搏風

無門和尚語錄終

參學比丘慧廣化到寶鈔伍兩

參學弟子程普覺丁堅 顧覺通

女弟子朱氏妙慧共捨寶鈔伍兩

小師 嗣源 嗣本 慕緣重新刊

行庶廣流通至元己卯中秋日謹識



庚申年三月二十八日 辭 履齋丞相乃

弟朝士 履齋問師何日去師答云佛生日前去也

四月一日師命工砌塔至初六日晚問匠畢工也未

匠答云已畢工來早請禪師看塔師於初七日早看

塔方丈索紙寫遺書自撰起龕語云地水火風夢

泡影七十八年一彈指頃孝子順孫休戀慕八臂

那吒攔不住寶所在近休恣化城起入塔語云東西

十萬南北八千到如去來不如在此此之拙不成兮

全不就贊不及分休生受本來面目露出堂外面風

頭稍硬歸來暖如商量法身過界不曾



唐薛世偈云虛空不生虛空不滅證得虛空虛  
空不別書偈畢跏趺而逝 都知王太尉隨即敷  
奏恭奉

理宗皇帝聖旨降賜錢三千貫

宣葬于護國靈洞山

龍云此水

丹列法常禪寺常住

一冊











